

长篇小说

一个民国杀手的《十月围城》

民国杀手

民国十大杀手的神秘传奇

吉力◎著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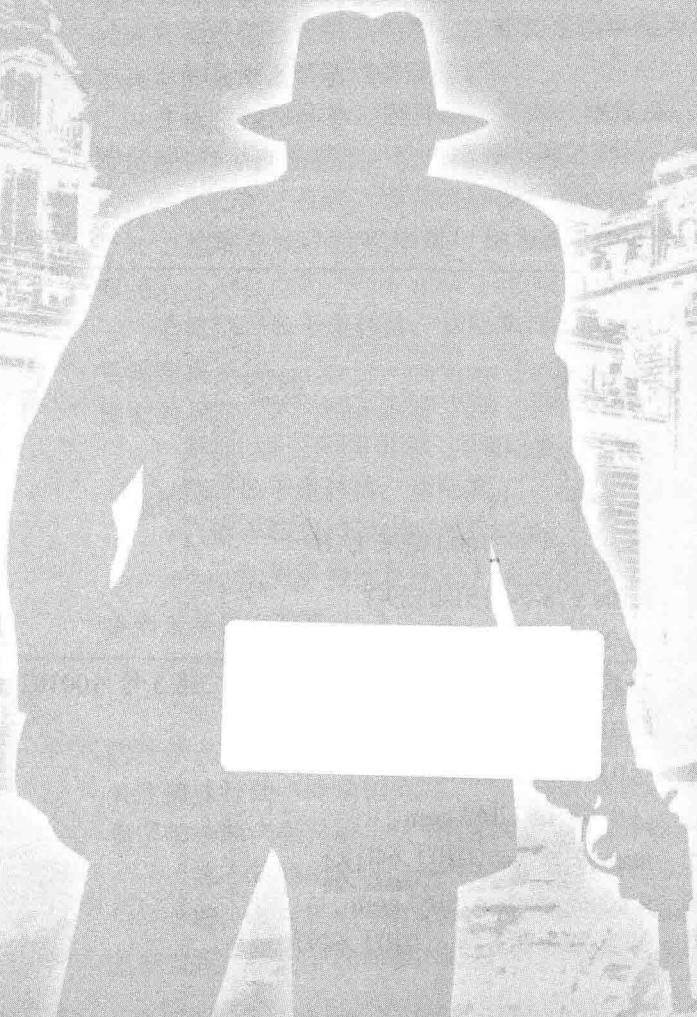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一个民国杀手的《十月围城》

民国杀手

民国十大杀手的神秘传奇

吉力◎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杀手/吉力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51-0529-1

I. ①民… II. ①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883 号

民国杀手

作 者 吉力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1-0529-1
定 价 38.00 元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001

下午五点半，项鸣高坐在中央公园的长椅上，手捧一张《京报》，看起来悠闲自在，实际上神经紧绷，时下最轰动的新闻是四十九岁的通缉要犯孙文和二十二岁的宋庆龄在东京举行结婚典礼，却也没有引起他的关注，冰冷而犀利的目光正越过报纸上沿瞟向西北方向。

中央公园的前身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即皇帝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民国三年，也就是去年，在交通部长朱启钤的倡导下，历经各方募集资金，修葺改造，正式辟为公园。

公园的主体是汉白玉高台上的古坛庙，坛台中央的江山石及方位对应的五色坛土保持着原有风貌。此外坛区周围通过挖湖筑桥，堆土垒石，先后营造了不少胜景，比如水榭长廊，投壶亭，长青园等等，尤其今年刚落成的唐花坞，玻璃顶的燕翅建筑下铺设地炕，利用人工加温的方法延续花期，算得上京城园艺界的一项特殊技艺。

然而项鸣高根本无心流连观赏，作为军政执法处的密探，他此刻的首要任务就是盯梢。

目标人物是不远处的一位中年男子，白面微须，身材消瘦而挺拔，头戴一顶灰呢礼帽，穿着一件藏青色风衣，脚上是一双锃亮的三接头皮鞋。左手拿着一根显示绅士风范的司的克（手杖），右手轻轻揽在一名妙龄女郎的柳腰上。那女郎眉目秀丽，风姿妖娆，一袭月白色的宽袖夹袄剪裁得极其合体，深紫色的百褶裙款款摇曳。

虽说民国以来的风气日渐开化，这一对男女的亲昵形迹还是超乎寻常，或是缓步游走，如影相随，或者驻足观望，指点品评，似乎完全沉浸在一份柔情蜜意里，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举止正处于严密监控下。

项鸣高的视线紧紧跟随，眼看着两人绕过松柏交翠亭，走向坛庙东南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是一所闻名京华的俱乐部，内设餐厅茶座，因为格局别致，环境幽雅，建成伊始就成为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的聚集地，门头牌匾上的四个大字还是出自“东海相国”徐世昌的手笔。

目标人物进入餐厅，项鸣高随即更换位置，来到附近的一座假山旁，借助两株海棠树的遮掩继续窥望。站定不久，一个清道夫出现在假山侧面，手执笤帚簸箕清扫着地上的落叶，却不时左顾右盼，看看四周无人，三步并作两步地接近海

民国杀手

棠树。

“什么情况？”项鸣高压低声音问，身姿保持不动。

“坐在东边第三张台子，点了胭脂鹅脯，枣泥山药糕，冬菜包子，鸡皮虾丸汤，外加一壶花雕。他俩不停地说笑聊天，没怎么动筷子。”“清道夫”语速极快地回答。

此人也是安插在公园内的密探，正在按照要求报告监视对象的即时表现，观察入微的程度近乎夸张。但项鸣高认为，任何细枝末节都可能反映出目标人物的进一步动向，为防止意外发生，必须充分掌握。

“叫那么多东西又不吃，什么意思？”项鸣高轻轻皱眉。

“不奇怪，”“清道夫”笑道，“喜欢拽词儿的人管这叫做‘秀色可餐’，让我和那么个标致小娘儿们坐在一起，只怕也没心惦记吃喝了。”

“别做梦了，云吉班的头牌可不比大杂院里的‘暗门子’，你攒上半年的薪饷也不够给她打一次‘茶围’的。”项鸣高说。“云吉班”是八大胡同里头等的风月人家，其中的花魁自然身价高昂，虽不至于“三百两银子喝杯茶就走”，但普通的寻芳客还是莫可企及。

“嘚，我天生的碎催命，也不想吃什么天鹅肉。”“清道夫”颇有自知之明，“只不过耗了大半天饿得腿软，里面有小赵盯着，咱们是不是先去垫巴一顿。”

“不行，”项鸣高拒绝，“这地方人来人往，稍有疏忽就可能办砸了差事，还是老实守着吧。”

“唉，您可真对得起自己的名号。”“清道夫”无奈摇头，逡巡而去。

项鸣高原是大兴县的一名捕快，宣统二年调入京师警察厅，当时有一件震动朝野的珠宝失窃案，嫌疑目标确定为江洋大盗“九尾狐”杜飞，该犯行踪诡秘，擅长乔装脱困，警方的围捕行动屡屡扑空。眼见无迹可寻，缉查人员心气涣散，项鸣高却不肯放弃，他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发掘线索，穷追不舍，从北京一路赶到通州，最终将准备沿运河南逃的杜飞人赃并获。此案告破，项鸣高一下子誉满九城，不但被破格擢升，还因为姓名的谐音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橡皮膏”。

项鸣高听得出手下人的怨气，但更清楚肩头的责任重大，寻常的跟梢任务不会委派他这样的高级探员出马，何况又是执法处长亲自交办，自然不容有一丝懈怠。

一个钟头过后，餐厅门口陆续有食客进出，其中一个年轻人慢吞吞地走下台阶，掏出一块手帕轻轻擦嘴。这人就是刚才“清道夫”提起的“小赵”，他的动作暗示着目标人物将要离开。果然，紧接着那对气度不凡的男女步出餐厅，施施然走上假山西面的一条小路。

这是去往公园大门的方向，项鸣高旋即小声吩咐“清道夫”，“快，通知老马备车！”

民国杀手

说完他和小赵分行两侧，远远地跟在目标后面。这段路程不长，那对男女也无异常举动，只是没走几步，也许是感觉到秋意寒凉，那男子把衣领高高竖起，又掏出一副墨晶眼镜戴上，而后继续前进，不一会儿出了公园。

公园门口相当热闹，除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还有高声吆卖的烟贩和零食摊，以及一群坐在街边等活儿的人力车夫。看到穿风衣的男子携伴走来，两名头顶毡帽的车夫很机灵地迎了上去，那男子随口交待几句，和女郎分别坐上车子相继向南而去。

人力车刚走，一部没挂牌照的黑色汽车开了过来，项鸣高和小赵立刻上车，循着人力车的路线缓缓行驶，随后出来的“清道夫”则跨上一辆脚踏车沿着路边跟进。

预备下不同的交通工具也是项鸣高事先的部署，目的是为防止监视对象利用狭窄街巷摆脱跟踪。但这份担心似乎多余，那两辆人力车始终只在平直的大道上行进，速度不紧不慢，几经周转，来到繁华无比的王府井大街，停在一间“鑫昌记”裁缝店门口。

项鸣高的汽车停靠在对面街角，看到那对男女下车入内，车夫却留在原地等候，估计不会耽搁太久，只是店铺的橱窗后被衣架遮挡，无法观察到里面的情形，小赵主动请示：“我进去看看？”

“嗯……不必。”项鸣高刚要答应，转念一想又有不妥，他知道眼前的“鑫昌记”是一家宁波人开办的“红帮”裁缝店，主营面料优良的各式洋服，专为上层人士服务。而自己和手下虽是便装，却都是形似贩夫走卒的粗布衣裤，一看就不像这里的顾客，贸然闯入势必引起猜疑，于是决定只在街面守候，并关照“清道夫”留意店铺后门。

“才下过馆子又来置装，捧一个红姑娘真像掉进了无底洞。”坐在汽车后座的小赵大发感慨。

项鸣高没有理会，看看天色渐晚，两人量体裁衣的时间似乎稍显拖沓，正要有所行动，却见窗外的一名车夫霍然起身，也像是等得颇不耐烦，愣头愣脑地走进店门。

项鸣高静观其变，工夫不大，那车夫又匆忙退出，仿佛遭到了呵斥，佝偻着腰不迭回到车前，一副窝囊受气的模样。紧接着那位妙龄丽人步出店外，仪态优雅地坐上车子。然后是穿风衣的中年男子，一边出门一边还回身叮嘱着什么。

人力车再次启程，项鸣高的心里略微安稳，命司机继续尾随。起初安然如故，但等到上了东长安街，行进至东单附近，前面的两辆人力车忽然分道扬镳，女子乘坐的车子向南拐弯，男子的车子则转向北面。

“怎么办？”小赵急问。

“别管那女的了，盯住男的要紧。”项鸣高当机立断，无法兼顾的前提下，

民国杀手

自然是确保首要目标不出差错。

然而此时男子的车子明显加速，顺着东单北大街直趋灯市口，项鸣高只得不断督促司机老马。“贴近些，再贴近些……”

“再近可就要露馅了。”老马提醒道。

项鸣高不由得踌躇，跟踪的要诀是“宁丢毋醒”，何况上峰曾告诫，鉴于对方身份极高，执行任务的过程尽量隐秘，以免造成尴尬局面。可是定睛察看，前面的人力车夫就像是上足了发条，迈开大步越跑越快，而且不断折向东北，奔着朝阳门而去。

难道已经“醒”了？项鸣高心中生疑，想起当年追捕“九尾狐”的情节，嫌犯正是遁出东城，伪装成客商赶赴通州码头，倘若混入川流不息的漕船，寻觅起来就如同海底捞针了。而执法处长给自己的死命令是，一旦目标有出逃迹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

再也顾不上是否暴露了，项鸣高喝令老马猛踩油门，又招呼窗外配合行动的“清道夫”，从小路斜插过去包抄堵截，必要时可以鸣枪示警。

于是秘密的盯梢演化成公开的追逐，前面车铃振振，后面引擎轰鸣，路上的行人惶然闪避，被撞翻的果食摊不知凡几。眼见追兵逼近，正在干面胡同飞奔的人力车陡然向北拐进一条小巷，狭窄的道路不容汽车行驶，项鸣高等人连忙弃车徒步跟进，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喊话：“将军，将军，请停车，我有话说……”

“将军”和车夫都充耳不闻，车子继续向前疾行，即将通过胡同口时，却猝不及防地和一辆横向冲来的脚踏车撞在一起，来者正是迂回封堵的“清道夫”。这一撞力道甚猛，“清道夫”飞出丈余外当场昏死，另一方也人仰车翻，损伤严重。车夫挣扎着爬起，还想扶助着“将军”逃离，却被项鸣高一枪射中大腿，惨叫着栽倒，那“将军”也似乎无力再跑，踉跄了几步跌坐在地。

“将军，您何苦要跑呢，唉，真不该搞成这个样子……”项鸣高赶过去搀扶，走到近前却不禁傻眼了，因为他看到对方的墨镜已经掉落，露出了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你是什么人？”项鸣高厉声问道。

“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人呢，无缘无故追我干什么？”那人喘息着苦笑。

项鸣高不免发怔，方才经历的场景片断在脑海一一掠过，看来目标人物早有预谋脱逃，最初怡然自得的游园进餐全是假象，为的是麻痹跟踪人员的警惕，接下来进入“鑫昌记”裁缝店，趁机 and 一名身材脸型相仿的车夫换装，由于先前已有墨镜衣领的遮挡，仓促间很难识别真伪，等到替身露出马脚，扮作车夫中途改道的真正目标早已不知去向。

好一计“金蝉脱壳”，项鸣高懊丧之余，更多的还是恐慌，一把揪住假冒者的衣领，厉声问道：“浑蛋，快说人在哪呢？”

项鸣高的惊惧并非夸张，因为没过多久，关于他失职的消息就已经“上达天听”。

居仁堂后的延寿斋里，难得清闲的大总统袁世凯正和机要局长张一麟对弈，听到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的报告陡然一惊，险些跌落了手里的一只成化窑青瓷茶碗。

“你说什么？”他微微仰头，双眉紧蹙，“蔡松坡跑了？”

“是的。”

“会不会是临时外出，你们搞错了呢？”

“不会，”雷震春强调，“临时外出就犯不上搞那样的花招了，事后我的人前往棉花胡同蔡府查看，早已是人去屋空；又上八大胡同‘云吉班’打听他相好的下落，同样也没了踪影，这一切足以确定是蓄意潜逃。”

“唉，世风日下，人心大变了。”袁世凯摇头感喟，满脸失望。

招致他烦恼的这个人，也就是项鸣高跟丢的目标名叫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光绪二十四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二十六年东渡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因为成绩突出，思想进步，与同学蒋方震、张孝淮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四年后毕业归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由于讲解精辟，远见高识，深得官兵敬重，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宣统三年，出任云南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当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蔡锷在滇积极响应，密约同志刘云峰、李根源、唐继尧等人举行起义，成功后被公推为云南都督。就职时他年仅二十九岁，却已经显示出卓越不凡的才干，期间整顿财政，精简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得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说起蔡锷与袁世凯的交往，有一个相当融洽的开局，当初南北和谈之际，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蔡锷曾大力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并致电称颂对方“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民国二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面对国民党人的声讨，蔡锷也多次发表公开声明替袁辩护，坚决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

袁世凯对蔡锷也是由衷赏识，民国二年末特发总统令调其入京，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民国三年成立将军府，又加封蔡锷昭威将军衔，而且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讲过：“北洋的将领大多显出暮气，蔡松坡锐意进取，目光远大，才真正是国家的栋梁。”

民国杀手

一段看似恩深义厚的关系竟致破裂，袁世凯的惋惜沮丧还在其次，当务之急是弄清蔡锷的去向以及意图。

“很明显是去云南，”雷震春分析道，“蔡锷自进京后，一直和西南的故交旧部保持着联系，年初以来与唐继尧的往来书信更多。”

“哦，说些什么内容？”袁世凯很在意地问。

“都是密电往来，事后销毁痕迹，根本无从打探。”雷震春说，“但可想而知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否则也用不着这样诡秘。”

如此推断合乎情理，袁世凯也越发忧心忡忡，“二次革命”被摧垮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已纳入北洋军的控制范围，尚未宾服的只剩下广西和云贵川四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云南的唐继尧，也是一位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年轻将才，当初随蔡锷反清起义，之后接任云南都督兼民政长，表面上虽然附属中央政府，接受开武将军的职衔，实际上却拥兵自重，独霸西陲。如果蔡锷同他沆瀣一气，寻衅滋事，凭两人在西南数省的威望与实力，势必形成心腹大患。

犹自沉吟不决，刚才在旁边“观棋不语”的大公子袁克定忽发议论，“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倒让我想起了杨皙子提过的一则先秦典故。”

“什么典故？”袁世凯问，杨皙子即被他称为“旷代逸才”的杨度，是清末民初声名大噪的“宪政专家”，现今是“筹安会”理事长。

“魏相公叔痤病重，魏惠王前去探视，并咨询丞相的接替人选。”袁克定慢条斯理地讲，“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卫鞅年少有奇才，大王可将国事托付给他，魏惠王不以为然。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不用他，就请把他杀掉，免得日后被别国所用。魏惠王表面答应，却仍没放在心上。事后卫鞅投奔秦国，为秦孝公重用，从此变法革新，使得秦国国力大增，并在十几年后击败了魏国，确立了霸主地位，而卫鞅也就是后来名垂青史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袁世凯默然意会，知道儿子是拿“商鞅逃秦”的故事讥评自己以往对蔡锷的态度过于优柔寡断，不等他有所表示，张一麟先提出了异议。“如果是借古喻今，大爷用这个典故似乎很不恰当，战国时代的魏秦互为敌国，如今的云南毕竟是中央政权管辖下的省份，应该晓之大义，以德平服，岂可彼此猜忌，同室操戈，更不该为此产生残害人才的念头。”

“噫，什么叫以德平服？”袁克定嗤之以鼻，“前两年孙文、黄兴跳出来抢班夺权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去晓之大义？对待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绝不能姑息迁就，不然就是养虎遗患，张局长，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吧。”

几句抢白让张一麟脸皮胀得通红，讷讷不知所措，袁世凯怫然作色，呵斥儿子：“放肆，怎么敢这样子对仲仁先生说话？”

袁克定怔了一下，想起父亲自小站练兵起就有一条铁打不动的驭人原则，拿枪的绝不能压过拿笔的，如今自己奉命编练“模范团”，大概也属于武将之列。

民国杀手

而身为前清进士的张一麟追随父亲多年，向来深受优待，刚才的话确实有些孟浪了。于是他急忙起身，诚惶诚恐地鞠躬致歉：“仲老，我失言了，千万恕罪。”

由于袁克定一条腿是跛的，动作太猛以致身体歪斜，滑稽的样子活似戏台上插科打诨的丑角，但张一麟却没有半分笑意，因为他此刻更关注的是袁世凯对蔡锷出走一事的举措。

“仲仁的话没错，目前以安定大局为要，破坏和平就是国家的罪人。”袁世凯缓缓表态，喊着儿子的名字。“云台，这件事你和雷处长斟酌办理吧，最好及早联系上蔡松坡，把情况调查清楚，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不妨坦诚交流，没必要走极端路线嘛。”

一番话讲得含糊不明，张一麟难以领悟要诀，但接下来袁克定和雷震春商议公事，自己在场似乎不便，于是就从棋桌旁站起向主人提出了告辞。

张一麟回到家里，发现有客来访，是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吴县同乡，名叫况梦非，两人称得上忘年交，关系好到主人不在也可穿堂入室的地步。

“咦，不是陪大总统下棋去了，怎么没有留饭？”正在书房里手捧一卷的况梦非看到张一麟进来，略感诧异地问。

“突发变故，只怕大总统本人也无心饮啖了，哪还有兴致招待客人？”张一麟说，吩咐听差把晚饭开到书房里，并特意关照预备几样家乡酒菜，打算同老友小酌几杯。

“宦海风波朝夕万变，苦形劳神未必自保，这也是我当年放弃踏上仕途的理由。”况梦非说，意态闲豫地喝了口花雕，又夹起一块盐水鸭放进嘴里慢慢咀嚼。

两人结识之初，张一麟在袁世凯幕府担任文案，因见这位小同乡谈吐隽妙，才思敏捷，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有心向上峰举荐，替他谋求一份前程。然而况梦非声称受不惯拘束，谢绝了对方的美意。民国以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张一麟也水涨船高官居显要，况梦非仍是一介布衣，平日除了替报馆捉笔赚取稿费，就是游历天下，体察四方风情，倒也活得潇洒自在。而性情的区别和地位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交谊，只要况梦非人在京城，就会时常来张宅拜会，两人把酒清谈，或者吟诗作赋，或者评议时政，对彼此而言都是极惬意的事情。

“时局艰危，总要有人出来做事，不可能都像你一样当闲云野鹤。”张一麟啜了口酒轻轻叹道。

“看来仲老真的遇见棘手的难题了？”况梦非试探着问。

“不是我，是项城，”张一麟说，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为避尊讳属下常用地名代称。介绍完蔡锷出走的情形，他又苦思不解地感慨道：“蔡松坡我也熟悉，虽然英气内敛，心机深沉，却也不失敦厚友善，项城待他一向不薄，何苦做此偏激的举动呢。”

“哦，您说说看，怎么个不薄法儿？”

民国杀手

“委以重任还不能说明吗，经界局督办加‘昭威将军’衔，这在‘威’字号将军中排位第一，非北洋系的军人获此殊荣绝对罕见，而且项城还曾提议蔡松坡出任陆军部长呢。”张一麟说。

“经界局是干什么的？丈量土地，填报表格。蔡将军是什么人？不世出的军事奇才，让一匹嘶风追月的骏马干一头拉磨驴子的活儿，这还叫重用？相对于威震边疆的云南都督，将军府的名号不过徒有其表，更别说那个口惠而实不至的陆军部长了。”况梦非不屑一顾。

“不不，陆军部长的事情确实提上过议程，只因蔡松坡后来一味沉湎声色，才暂时搁置不谈。”张一麟辩解道。

“您指的是小凤仙吧？”

“是呀，‘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可惜松坡过早就陷入了温柔乡，或许是少小忧苦，抵御不了京都的繁华绮丽吧。”张一麟惋叹。大约一年前，蔡锷偶尔认识了“云吉班”的头牌小凤仙，当即就一见倾心，继而香花供养，双栖双飞。可惜由于形迹过于张扬，以致“后院失火”，原配夫人与蔡锷大打饥荒，最后甚至向法庭申诉离婚。名将和名妓的风流韵事是各家小报争相发掘的素材，经过渲染越发闹得家喻户晓，但毕竟也是有玷官常的过失，于是有所耳闻的袁大总统不免失望叹惜，还曾经嘱咐蔡锷在日本时的好友杨度多加规劝。

“呵，这正是蔡将军的高明之处，若非如此，如何能顺利逃脱樊篱？”况梦非说。

“什么，你说这不过是‘障眼法’吗？”张一麟惊问。

“当然，蔡将军看起来尊荣富贵，实际上的处境和首义元勋黎元洪以及当代弥衡、章太炎一样，都属于军政执法处的一级监视对象。所以他才摆出一幅醇酒妇人、胸无大志的姿态，无非是为了迷惑那帮鹰犬的视线。”

张一麟沉默不语，“一级监视”的名目他没有听过，却很清楚雷朝彦，也就是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的做派，盯踪刺密、滥施暴力的行径近似明朝厂卫，令人深恶痛绝。但在他看来，雷震春对蔡锷的苛刻不一定出自袁世凯的授意，而是缘于一种无可化解的嫉恨，记得年初将军府授衔，雷震春自觉弹压“二次革命”功勋卓著，不料所获“震威将军”的名号却排在蔡锷之后，当时就愤愤不平，大发牢骚。反观蔡锷，既得袁世凯偏爱，就更应该克己奉公，奋发向上，为什么非要苦心孤诣地“逃”出京城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况梦非说，“蔡将军预感到新生的共和制度即将被颠覆，不愿做附逆的顺臣。”

“你指的是眼下变更国体的议论么，不过捕风捉影罢了。”张一麟说，“我一直伴随项城左右，从来也没听他讲过一句想要称帝的话。”

“在这种微妙关头，‘观其行’远比‘听其言’更加重要。去年冬至的‘祭

民国杀手

天大典’您也参加了，遍阅世界历史，试问哪一位共和制国家的元首有这样的排场？‘祝片’上的具衔写的是‘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谁知他默祷的时候是不是自称‘子臣’呢。”况梦非脸上挂着讥嘲的微笑，“呵呵，您大概也听过‘西山十戾’吧，想起‘蛤蟆祭天’的比喻着实惟妙惟肖。”

张一麟回忆起去年岁末的祭天大典，袁大总统头顶九梁冠样“爵弁”，身穿十二团蓝色礼服，两侧陪祭官全体佩戴“斋戒牌”，一切仿照清朝遗制，确实有些不伦不类。提到“西山十戾”，是北京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即用十种动物作为清朝以来十个重要人物的象征，具体有熊、獾、鸮、狼、驴、猪、蟒、猴、狐、蛤蟆，分别对应的是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绅、海兰察、年羹尧、曾国藩、张之洞、慈禧太后，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被比作“蛤蟆”，大概是因为五短身材，体态肥壮，走路八字脚的缘故。

但作为谨飭君子，张一麟并不认同此类恶谑。“诛心之论不足为凭，市井流言就更不值一笑了。”

“那好，咱就说些更显著的事实，”况梦非侃侃而道，“先从年初古德诺博士在《亚细亚报》上发表的文章谈起，他声称中国范围内，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一个来自世界上最大共和国美国的宪政专家作此言论是不是令人费解？但想想他政府顾问的身份，其中的奥妙也就不言而喻了。紧接着是杨度发起的‘筹安会’，宗旨美其名曰‘筹一国之治安’，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工具，随后的好戏更热闹了，各地名流请愿团进京，军人联名请求变更国体，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幕后推手，怎么可能形成如此甚嚣尘上的局面？”

“哎，凡事不能只看表象，既然号称民主共和国家，言论和结党自由就理所应当，杨皙子痴迷君主立宪路人皆知，为此成立一个学理研究组织也不足为奇。至于请愿团进京、联名上书之类，不可否认项城周围存在一些指望着攀龙附凤的野心家，但只要他本人拿定主意，到头来所有的鼓噪谬论都会平息。”张一麟很耐心地辩解，忽然压低声音，“透露给你一段秘闻吧，今年夏天梁卓如偕同冯华甫专程入京，就恢复帝制的问题咨询项城，当时我也在场，记得项城的原话是：‘古今中外的帝王子孙都没有好下场，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当皇帝了，我已经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

“哈，这叫什么秘闻？”况梦非忍俊不禁，“关于大总统答复梁启超和冯国璋的这段谈话早登在上海的报纸上了，只怕就是讲给您这样的忠厚长者听的。”

张一麟微微一愣，然后郑重地说，“不管怎样，项城的表态还算坚决，我们也就没必要把前景想得太糟。就事论事，如果云台公子能够及时劝回松坡，彼此消弭误解，才是国家之福。”

“您想得也太天真了，”况梦非苦笑着摇头，随即脸色也变得沉凝，“以为接下来会上演一幕《萧何月下追韩信》吗？错了，等待蔡将军的只会是千难万险的《过昭关》。”

晨曦初透，挑着货担的傅雁尘走在古北口镇的河西街上，虽然单薄的夹衣已经抵挡不住深秋的寒意，却也能领略到一种清新爽朗的感受。

“小傅，这么早就去送货，担子里装的什么呀？”路边的丁老满豆腐坊刚刚开门，睡眼惺忪的掌柜一边出来卸门板，一边和傅雁尘打招呼。

“毛栗子。”傅雁尘停下脚步，笑吟吟答道。

“嚯，‘康记’一次进这么多货，看样子有大买卖了。”丁老满咂舌称羨。

“这不快年底了吗，过几天‘药王庙’有个会，估计要来不少关外的客商，所以老板嘱咐多备点货。”傅雁尘说。

“你老板的算盘真精，”丁老满说，“可别让他只顾着自己赚钱，忘了照应伙计，你年纪也不小了，早该张罗着成个家了。对了，你来镇上快三年了吧，就没有中意的姑娘？”

傅雁尘无言以对，只是报以矜持的微笑，这时丁老满的妻子出门倒水，埋怨丈夫说：“别在这儿犯‘话痨’了，净耽误人家干正事。”

丁老满顿口不言，回头归置门板，傅雁尘向两人道别继续前行。其实，老丁的打探虽然唐突，也并未引起他的不快，小镇人口稀少，民风淳朴，街坊邻里间几乎没有隐秘可言，彼此不经意的寒暄问候总显得格外亲热，而这种恬和平静的境遇正是傅雁尘所渴求的。

可惜这份安宁很快就被打破了，当他走到附近的十字街口，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看到一匹快马自南向北疾驰而来，马背上有一名黑衣短打的精壮汉子，转眼已到面前。

幸亏清早行人不多，不然在小镇狭窄的街面上，这种横冲直撞的骑法非常危险。傅雁尘向西面的街道移动脚步，做出尽量避让的姿态，不料那黑衣人却猛然一拽缰绳，调转马头斜刺冲来，这一下傅雁尘没有回旋的余地，为了免遭重创，本能地把挑担当在身前。当扁担的端角几乎触及马身，就听“希律律”一声嘶鸣，那匹马戛然而止，两只前蹄高高上扬，将马背上的黑衣汉子掀翻在地。

“狗日的，走路没长眼睛呀。”那汉子起身破口大骂。

“我以为您要朝北去呢……”傅雁尘赔着笑说。

“浑蛋，我要朝哪去还得事先请示你嘛。”那汉子越发懊恼，上前劈面就是一记耳光，打得傅雁尘一个趔趄，肩上的担子掉落下来，里面的毛栗子滚了

民国杀手

满地。

野蛮的行径立刻引起旁观者的不平，包括丁老满在内的几个路人相继围拢过来，纷纷指责抗议。“你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自己转弯太猛才会落马，怎么还敢动手打人？”

“都他妈的少废话，”黑衣汉子一声暴喝，伸手揪住傅雁尘的衣领，“你们问他，刚才是谁的错？”

几个人的目光投向脸上伤痕宛然的傅雁尘，打算等他诉说冤屈后继续声援，谁知他踌躇了一下，平心静气地说：“对不住这位大哥，刚才是我站错了地方。”

众人大失所望，但更惊诧的是黑衣人得寸进尺的叫嚣。“好，既然是你不对，就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这件事才算拉倒。”

丁老满等人群情激愤，本要指责干预，但看到黑衣人身材魁伟，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而且腰际鼓鼓囊囊，似乎还揣着武器。于是都不免犹豫，再次回望傅雁尘，期望他表现出义正词严的气概。

然而，傅雁尘似乎毫无抗争的意图，甚至连脸色都没有变化，就双膝一软直挺挺地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

黑衣人得意大笑，跨上马离开，看着蹲在地上收拾货担的傅雁尘，围观的路人除了同情也无轻蔑，只是不便当面讥嘲，叹息了一会儿就四下散去。

“太窝囊了，”回家后的丁老满犹自感慨，对妻子说，“小傅这小伙儿哪点都好，识文断字，勤快能干，人也长得体面，怎么就没一点血性呢？本来还想说给咱家三丫头当女婿，看这样子还是算了吧。”

“你一个卖豆腐的充什么硬气，”他的妻子不以为然，“韩信当年还受过胯下之辱呢，后来不是也封侯了。如今这个乱世道，少一点血性说不定就能多走一步好运呢。”

丁妻把丈夫排揎得闷声不响，但她不会想到，接下来等待傅雁尘的并非好运。

挑着担子来到“康记山货铺”，傅雁尘发现大门虚掩，屋内一片狼藉，四下不见老板的人影。他顿感蹊跷，近来因为大量收货，老板康孝成总会早起在店里忙碌，何以今天如此反常？

纳闷之际，忽听后院围墙外传来几声痛苦的呻吟，他连忙放下货担从后门出去，只见眼前尘土飞扬，一匹快马朝着西南方向驰去，马背上的骑手正是刚才盛气凌人的黑衣汉子，身后还驮着康孝成。

是抢劫？还是绑票？傅雁尘惊疑不定，但无论如何，念在康老板几年收容的情分上，自己也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前方不远有一片密林，穿过去就是通过京城的官道，于是他撒腿狂追，唯恐来不及拦阻。

不料黑衣人进入树林后忽然放缓行速，左转右拐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

民国杀手

将双臂被缚的康孝成放在地上，还没有下一步动作，傅雁尘已经飞奔赶来。

“喂，大哥，有话好说，我老板年纪大了，禁不住这么折腾。”他喘息着请求，眼睛的余光打量着四周的环境，瞥见旁边有一株枝杈粗大的古槐，树后停着一辆马车，却不见车夫的身影，但车厢前后布帘严密，不知其中是否藏有黑衣人的同伙。

黑衣人先是一愣，看清来人后又不由得发笑，“你小子怎么又冒出来了？来的也好，见识一下‘义和号’催账的手段，回去也替我们扬扬名。”

“义和号？老板……这到底是为什么？”傅雁尘浑然不解，征询的目光投向康孝成。

“唉，还不是为了那个作孽的畜生！”康孝成痛心疾首简述了几句，原来，他的儿子康立文在京城滥赌，欠下巨额高利贷后逃之夭夭，所以赌场的人打听到原籍前来追讨。

“老板，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先凑够钱过了这一关再说。”傅雁尘急切建议，担心生性节俭的康孝成不肯舍财。

“四万多块的亏空，我倾家荡产也还不上呀。”康孝成愁眉锁眼。

傅雁尘倒吸了口凉气，暗忖，这可真叫溺爱成害，中年丧妻的康孝成仅有一子，从小娇惯无比，本指望他长大后继承祖业，但念过几年新式学堂的康立文不甘困守山乡，一心向往大城市的繁华。于是康孝成辗转求告，最终替他在北京谋得一份卫生局的差事，谁知康立文不图上进，居然染上赌博的恶习，而且手面如此豪阔，已经远远超出老父的承受能力。

犹自叹息无奈，却见黑衣人从马鞍上取下一卷麻绳，随手一掷，末端打好活结的绳圈不偏不倚地套上了康孝成的脖子，然后用力一拉，绳圈顿时收紧。

傅雁尘大惊失色，“不就是讨债吗，怎么还要取人性命？”

“这不是命，只是预收的利息，不动点真格的，他那小崽子也不知道厉害。”黑衣人漠然道，再次扬起右手，麻绳的另一端已经掠过上前方的树杈。强劲的臂力令人侧目，但更惊奇的还是绳子绕过树杈垂落，下方那辆马车的后厢布帘突然掀开一道缝隙，一只手悄无声息地伸出，恰好接住了绳头。

这样的配合看似轻巧，却需要力量方位都拿捏得分毫不差，但傅雁尘顾不上称叹，因为随着那只“神秘的手”拽住绳子，马车已然缓缓启动，康孝成的双脚渐渐离地，情势危险至极。

他心急如焚，正要上前搭救，却被黑衣人横马挡住，手中握着一把驳壳枪冷笑道：“就凭你那几根软骨头也敢强出头？老实待着吧。”

傅雁尘稍作迟疑，而那边的康孝成整个人已悬在半空，面皮青紫，双腿乱蹬，眼看就要被活活吊死。他的眼里闪过一丝阴冷的光芒，沉声道：“我也不愿出头，但有句话必须提醒你。”

民国杀手

“什么？”黑衣人皱眉问。

“遇到欺人太甚的恶棍，软骨头有时候也会变得硬起来。”傅雁尘话音未落，人已经逼近马前，黑衣人吃了一惊，刚想勾动扳机，却觉得手腕一阵生疼，五指不由自主地松脱，枪已经到了对方手里，随即耳畔传来一下脆响，康孝成头顶的麻绳应声断开。

从夺枪到发射，黑衣人根本没看清是怎么回事，不禁震惊莫名，却又被迅猛劈来的一掌切中了左边脖颈，当时就不省人事从马上滚落。

解决了黑衣人，傅雁尘没有丝毫怠慢，一边催促刚刚脱险的康孝成快跑，一边健步如飞冲到了那辆马车旁，用手中的枪管挑开布帘，却不由得呆住了。盘坐车厢内的是一个鬓发微白的中年男人，脸上的笑容自己再熟悉不过。

“奇大人，怎么是您？”傅雁尘如堕云雾，一时不知所措。

“呵呵，‘大人’这个称呼已经不时兴了，小傅，你让我找得好苦。”中年男人缓缓下车，把手里的半截麻绳丢在地上。

此人叫做奇士修，和傅雁尘渊源深厚，提起这话要追溯到光绪末年，当时傅雁尘考入保定陆军学堂，因为表现优异又被调入禁卫新军训练营，担任禁军北翼统制兼教官的就是奇士修。

两人分别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其间桑苍巨变，时过境迁，所以再度重逢颇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受，而回望树林间康孝成仓皇逃离的背影，傅雁尘又似有所悟，“刚才那一切都是做戏？”

“权当是一次测试吧，对于你来说也并不新鲜。”奇士修微笑。

这话没错，当初被选入禁卫新军后，傅雁尘除了接受各种严酷的训练，面临最多的就是花样翻新的测试。那么，“测试的结果您还满意吗？”

“一如既往地满意。”奇士修说。

“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结果，让康老板遭这么大罪，实在划不来。”傅雁尘皱眉道。

“康老板不一定这么想，”奇士修说，“两百块大洋的报酬抵得上他一年的收入了，再多受点罪也不在话下，倒是你窝在这穷乡僻壤比较可惜。”

“没那么严重吧，这里总算还是京兆地方，北望长城，燕山叠翠，‘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傅雁尘轻声吟咏着欧阳修途径古北口的题诗。

“真过上啸傲林泉的隐士生活也就罢了，可是一个山货铺的小伙计，只怕也没空享受什么闲情逸致吧。”奇士修笑道。

“日子清苦点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够活得坦然自在。”傅雁尘说着，目光渐渐暗淡下来，和故人相见虽然不乏几分欣喜，但许多不愿回想的尘封记忆又像挥之不去的氤氲迷雾在脑海里弥漫升腾。

民国杀手

“没想到过去了这么久，你对往事还是耿耿于怀。”奇士修轻叹。

“那是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傅雁尘说。

“没必要如此消沉，”奇士修婉言劝解，“你书读得好，总不会忘记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明训，当你历经磨难，终于恢复自由身，也许正是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

“抱负？”傅雁尘惨然一笑，“提起这个字眼我就不寒而栗，当年立志军事救国，谁知却被锻造成了一件杀人工具；想要恪守酬恩报德的承诺，却又无力保障恩公的安危；已经下定决心成为殉葬品，不料最终赔上的却是心爱人的性命。唉，我似乎从没有走对过一步路，而我的意愿也似乎从没有实现的时候。”

“你的话过于偏激了，”奇士修感喟道，“在这闹哄哄的乱世，是非曲直哪有定论？改朝换代的当口，宗室亲贵力保大清理所当然，只不过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你替‘宗社党’效命，本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说来也不失国士之风……”

“奇先生，”傅雁尘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并如其所愿改了称呼，“您煞费苦心找到我，不仅仅是为了叙旧吧？”

“你的戒心也太重了，”奇士修讪笑，“我还没有讲明来意，何必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您的来意不讲也清楚，因为我明白自己能够充任什么角色，但只要我还记得芸珠的临终遗言，就绝不会重蹈覆辙。”傅雁尘漠然道。芸珠是他爱妻的芳名，两人情深意厚，堪称佳偶，只因傅雁尘涉足险途，这段姻缘注定不能长久。他永远不会忘记那锥心泣血的场面，身中两弹的芸珠奄奄一息地倒在自己怀里，翕动着苍白的嘴唇，费尽全力留下最后的一句话：“答应我，千万不要报仇……”

“芸珠是个好女人，只可惜红颜薄命。”奇士修也是那幕惨景的见证者，能够感受得出对方眼中的哀痛。“正因为她这句话，你才选择了避世离俗的生活吧。”

“没错，我曾在芸珠的坟前立誓，从此再不沾染那些杀人的勾当。”傅雁尘笃定道。

“如果是救人呢？”奇士修悠悠道。

“救人？”傅雁尘大出意外，犹豫了一下问，“救什么人？”

“听说过蔡锷吗？”奇士修反问。

“当然，”傅雁尘脱口道，“共和名将谁不知道？”

“有一点你恐怕不知道，目前蔡将军的处境岌岌可危，甚至比你当年四处躲避追杀的情形更加凶险。”奇士修说，看到傅雁尘面露困惑，就要言不烦地讲述了蔡锷出逃的始末缘由，以及袁克定会同雷震春实施追捕的严峻形势。“从昨夜开始，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悄然铺开，目的就是阻止蔡将军活着进入云南。”